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辨疑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王嘉曾

謄録監生臣王遇亨

御製題蕭楚春秋辨疑

直遲權臣蔡京退自怡著書胡銓趙暘奉為師宗經頗具明卓見異註不從遷就詞非史信哉超衆論亡詩作也辨羣疑一王天下無他義三變周公豈逆知可惜代湮多散佚允宜重録表扶持瞠乎徒仰獲麟筆鮮暇方慙下董帷

乾隆癸巳仲夏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辨疑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辨疑四卷宋蕭楚撰楚字子荆廬陵人紹聖中遊太學貢禮部不第於時蔡京方專國楚憤嫉其姦謂京且將為宋王莽誓不復仕遂退而著書明春秋之學趙暘馮澥胡銓皆師事之建炎四年始卒曾敏行獨醒雜志稱所

著春秋經辨疑行于廬陵宋史亦載其春秋經解十卷朱彛尊經義考謂其已佚僅撫錄胡銓之序此本所載銓序與經義考合惟題曰春秋辨疑為小異或後來更定史弗及詳歟江西通志及萬姓統譜皆云是書四十九篇今止四十四篇葢有脫佚宋志云十卷今永樂大典所載止二卷則明人編輯所合併也書之大旨主于以統制歸天王而深戒威

禍之移於下雖多為權姦柄國而發而持論
正大實有合尼山筆削之義與胡安國之牽
合時事動乖經義者有殊與孫復之名為尊
王而務為深文巧詆者用心亦別陳振孫書
録解題稱胡銓以春秋登第歸拜牀下楚告
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
禍我春秋乃佳厥後銓以孤忠讜論震耀千
秋則其師弟之于春秋非徒以口講耳受者

矣每篇各有注文皆楚自作亦間有胡銓及他弟子所附入謹以原注及胡銓附注別題之而以今所校正附其下俾各不相淆馬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辨疑原序

紹興七年春詔召中外侍從之臣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延于廷諏以過失于是兵部尚書呂公祉以銓充賦其舉詞大略云臣伏覩左承直郎新改差判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性行恬粹器識宏遠自少年登甲科屏居田里不願出仕日從鄉人蕭楚學春秋明易象博極羣書歷攷前代治亂多識前言往行十餘年間所蓄頗富試而用之必有可觀有

旨令銓具詞業繳進蓋是年六月一日也銓既進詞業即日除樞密院編修官于是先生終巳數年其學始大行于世時宰相張忠獻公浚參知政事張公守陳公與義聞先生名皆願見其書而不可得後忠獻公得先生所著戰辨喟然而歎謂銓可謂切中時病矣明年冬銓以妄言觸宰相秦檜怒罷編修官削爵竄嶺表凡八年而新州守張棣覿望朝廷意旨奏徙銓朱崖島上又八年而內徙合江險阻艱難食有併日衣無禦冬而先生

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暇則教子且訓生徒各授一經朝夕肄業所得綴葺成易禮記春秋傳又覃思詩書周官凡十有七年未能卒業然冗贅之說骫骳之文皆先生緒餘也銓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凡四入經筵咫尺天顔備顧問或及經學則謹對曰先生實臣之師頃得旨進羣經傳王音丁寧有速寫進來之諭倘遂一經天日則先生之學皭然愈光豈特銓得以亂思遺老而已哉羅氏兄弟泳泌博學君子也欲鋟板以傳且乞銓序固辭

不可于是乎書門人胡銓序

春秋辨疑卷一

宋 蕭楚 撰

春秋魯史舊章辨

孔子本準魯史兼采諸國之志而作春秋春秋之未作則史也非經也春秋之既作則經也其文猶史爾而不可以為史法必舉年時月日而後紀事然事事而繫云甲乙則煩而無統于是又度其事之輕重大小其大者

若繫國之重者則日其次則月又其次則時此皆因舊史之文也原註日月例別有論然史之紀事必須本末略具使讀者可辨原註尚書記言之史春秋則記行事之史雖略于書亦必有本末使讀者足以辨其事善惡非直舉其事之條目而已非如今春秋之簡也案仲尼讀史至楚復陳曰大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叔時之言原註此必讀楚史而采其事書于春秋也觀今春秋書曰丁亥楚子入陳使舊史之文只如此則雖孔子何以知其終不縣陳也原註時楚子欲以陳為縣仲尼讀晉志見趙宣子弑君事曰惜也出竟乃免觀今

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使舊史之文只如此則雖孔子何以知盾之奔未出竟也（原註孔子讀晉志始知宣子事則是魯春秋舊不載據孟子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合而論之則知孔子兼采諸國之說而作春秋益信明矣）案澶淵之會諸大夫稱人惡不實其言卒不歸宋財也（原註案經圍彭城城杞城成周皆大夫之事而皆列書名氏獨澶淵之會悉書人則知其貶也當以左氏之說為信公穀傳以經質之不足據）衛甯殖曰吾得罪于聖人悔之無及名藏在于諸侯之策曰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今春秋無書逐君之臣姓名者（原註只書某侯出奔于某而已）又案汲冢紀年書稱周

襄王會諸侯于河陽今只書天王狩于河陽原註紀年疑即晉史由是知未修春秋辭有本末足以辨事善惡仲尼得以據其實而筆削之非魯史之舊章也當是時天下亂甚矣始于天子失其政柄而諸侯擅權終于陪臣執國命而蠻夷張横諸夏遂微先王綱紀文章于是蕩然聖人憂之因國史所載亂敗之由裁成其義垂訓于世冀後之君子前知而反之正也故斷自隱公而下迄于西狩首王而繫月首月而繫事以一天下之統原註春秋以事繫月以月

繫王以王繫春故每年或書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然後始記諸侯行事言天下之事當統于王也天下之事出于一則治出于二則亂春秋之亂由禮樂征伐不出于王也時者天之道也治歷明時以正歲年以頒天下之朔以作天下之事王之任也故以王繫春所謂諸侯無王而孔子作春秋書王首月以示一統　先王

人而黜諸侯先諸侯而黜大夫案大夫原本作王人文義未合觀註黜諸侯而歸大柄于王黜大夫而歸柄于諸侯兩層並舉可證其訛今改正以明天下之分原註據禮凡會諸侯著位各以命數多少為叙王之公卿則位諸公侯之上大夫同侯伯元士同子男自元士以下名字不登于春秋以其微也故凡書王人者元士以下當叙子男之上春秋之初諸侯僭天子又其次大夫僭諸侯仲尼作春秋不予卑者尸大柄故盟會王臣預焉雖微者亦書在諸侯之上示黜諸侯而歸大柄於王也霸國

大夫初主盟會則貶之示黜大夫而歸柄于諸侯也此其大致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以正天下之勢幽觀冥運之災變近攷人為之得失彰誠意之片善發偽貌之巨姦擬議予奪一歸乎大中之道此春秋所書之大約也天下之統一然後能立天下之政天下之分明然後能成天下之務天下之勢正然後能運天下之大若夫負有為之資居得致之位以立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以運天下之大上律天時下盡人事賞善罰惡不離乎皇極之訓此先

王天下所以治也一切倒置而紊之此後之天下所以亂春秋具其義所以告也故曰經也冀後之君子前知而反之正也杜預見左氏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遂以春秋為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刋正之以示勸戒是大不然也夫未修之春秋可謂周公之法既修之春秋則仲尼之筆也案經書弑君或稱國或稱人稱盜諸侯失國或書名或書爵與夫天王不言出奔所在稱居

之類皆亂世之事豈周公先垂此法乎又其文體三變隱桓之際列國盟會侵伐稱人稱師稱爵（原註政自諸侯出）文公之世盟會侵伐始書諸國大夫名氏（原註政自大夫出）成襄而下迄于獲麟荆楚之臣始皆登名于策此所謂三變也將周公逆知世變而有此法乎案經子男之臣名姓不登于春秋（原註凡與盟會只書人竊邑弑君之類則直書之）荆楚南夷也雖大國書爵不過子是終夷狄待之也而其臣名氏皆登于春秋又書其主盟主會反與霸國大夫等何也吳初

見于經只書吳後書子又書其主會如此又周公逆知二國之後必大而預垂此法乎且以孔子立于定哀之間上視隱桓二百餘年倘舊史實簡約如此則雖孔子其如春秋何信如其說是仲尼直寫魯史爾烏得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也甚矣預之僻于左氏也原註古野史稱太甲殺伊尹預信其說而疑尚書所載其無識可知觀其釋例集注該博正荀子所謂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此學者不可不知而輕信之至使後世操牘載筆者每誌一事綴一詞必欲擅襃貶取合春秋曰史則然也否則曰春秋不然也

其弊之甚至簡而無法若唐書帝紀只舉事件目繫以甲乙于是書之體掃地矣是預為之階也或曰左氏經終于孔子卒後自獲麟之後其文猶前也非舊章而何曰案獲麟之後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左氏數三叛人而射不在數是則左氏經亦止于獲麟也豈非或當時學聖人之徒者尊孔子欲見其始終放經而為之也抑後之好事者未可知也且使春秋既修之後掌于魯之史臣乎藏于孔子乎理必藏于孔氏不當兼記國事與書

孔子卒如曰掌于魯則所書又不止孔子卒而已原註據左氏傳終于哀公二十七年斯足知其妄矣又雖有經文而傳皆無其事迹決非魯之舊章又明矣或曰然則述史者當如之何而可曰司馬遷有言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止于執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故為史者患不得其實如得其實而誌之則後世之善惡自辨矣詎可如春秋之約且有褒貶之旨哉

盟會侵伐統辨

春秋所書事僅百數而盟會侵伐居其多何也天下之大政也夫盟者封牲歃血要言于天地神明也忠信薄而姦詐起于是始有相與援指天地神明咒誓口血坎牲以堅其約者聖人不得已因而用之故周官有司盟之職凡邦國有疑則掌其盟載之約蓋防狡然者以之合仇錮黨（案錮字原作銅今改）迭相傾軋漸以階禍故其事必司于王官也會者又以施天下之令發天下之禁而為侵為伐則以致討其不順是數者皆以統一海內之綱紀

王者之政春秋書諸侯盟會侵伐見天下大政自諸侯出此春秋所以自隱公而始也原註周官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又時見曰會則知會為王者之事諸侯為會僭可知矣注云禁九伐之法也司馬法亦云天子會諸侯九伐之法也若夫析而言之則侵伐為重盟次之會次之何也侵伐兵戎之事威天下之柄也盟會則典禮也威柄出于上則人羣可合典禮可興天下可治威柄一失則典禮為徒法而天下亂矣故春秋之始諸侯盟會則直書之原註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二年公會戎于潛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九年公

公會齊侯于防凡此盟會之始皆書其爵所謂直書無貶文也見典禮皆自諸侯出也　案經會戎于潛繫二年事盟于石門則三年事原本槩冠以二年且先後倒置今改正　侵伐則貶書之原註莒人入向衛人伐鄭此皆用兵之始而皆貶書人　以兵戎為重示天下後世威柄王人尤不可失也大夫初出將兵亦貶書之原註無駭帥師入極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此大夫用兵之始而二大夫皆不書氏則知其貶也　示後世一國威柄君人尤不可失觀之春秋自東遷而後強侯迭興中國賴焉而周室終于淪敗不克返正則知天下威柄王天下者不可失昭昭矣大夫既擅兵其初也不惟

功伐著于國蓋亦有勞于王矣逮其末也六卿以之分晉三桓以之弱魯齊吞于田宗衛亂于孫氏甯氏則知一國威柄君國者不可失昭昭矣夫小民至愚禮義之善或不能入刑罰之威有所不畏者而至咒誓于天地神明則咸有肅心若其性然聖人慮臣下乘此聚結兇頑易以作亂故春秋于大夫初出盟亦貶之原註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此大夫主盟之始也及者内為主故外大夫書人而内不出主名以示貶不予大夫得專也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此大夫會盟之始也會者外為主故内獨去柔姓氏以示貶不予得專也宿之盟

內外皆大夫而主在內故內不出主名以重其貶折之盟宋公主之故柔止去氏以貶之此春秋之書法也當是時政未逮大夫雖或與會盟皆國故也而仲尼于其始皆加貶文不予之者以盟于國事為重非忠臣則或以為亂是以慮其後患而示後世俾知防患之于微也

以盟于國為重不予其專也其後政在大夫賴盟載之約以安國家利社稷蓋有之矣而賊臣弒君叛邑恃要言以自固者抑比比然然則聖人不予臣下得專兵者慮禍微矣春秋撥亂而作所以防微杜漸其旨大致如此非聖人孰能修之於呼上之人能明其教焉則無馴致禍亂之事矣

原註古者列國皆有

兵或三軍二軍皆諸侯帥之以聽于王大夫不得專也

兄弟總辨

春秋凡言弟者有兄之稱言兄者有弟之稱皆以親貴稱之也國君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所以抑親貴而崇君道也君者人之綱君道或替則無以統正人倫矣故國君雖母弟庶兄既列為卿佐則稱公子原註先公之子也而絶其兄弟之稱者全其君臣之道也將以君臣之義責之也間有來聘原註齊侯之弟年來盟原註鄭伯之弟語帥師原註衛侯之弟

黑肩而稱弟者著其親貴庸見其未涖政為臣也未涖政為臣而使之非正也鄭國交好則有盟有聘皆所以利人民保宗社東周之時行人或失辭隕命兩國至于暴骨是與夫帥師動衆皆國之大事在擇賢者能者非任于親貴也殺世子以邑叛原註殺世子則陳侯之弟招以邑叛則宋公之弟辰而稱弟者著至親而為國惡甚之也原註穀梁子曰盡其親以惡之其說是也出奔而稱弟者原註陳侯之弟黃秦伯之弟鍼衛侯之弟鱄譏千乘之國不能容其親公弟叔肸卒賢之特書也原註春秋詳貴略賤非卿大夫則不

書卒叔肸非大夫特書也盜殺衛侯之兄專罪衛侯也天王殺其弟甚天王之惡也兄弟天倫親莫厚焉臨制一國而不能制其天倫之親失政刑甚矣何以為國至自戕刈者惡又甚矣或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非也人道莫重于親豈有同母則曰兄弟異母遂絕其兄弟之稱邪案公子友公子牙皆莊公母弟見書于莊公之世皆不言公弟原註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三十二年公子牙卒　案經公子牙卒在莊公三十二年原本誤作二十二年今改正是知凡兄弟云者以親貴稱以親貴稱者則又各有

義也

弒殺辨原註閽殺吳子盜殺蔡侯二傳作弒先儒之說皆通此不論

弒其君殺其大夫文正相對弒其君書名書人書國雖異要之俱下虐上之辭原註國語曰下虐上曰弒皆罪在下也蓋以下對上則稱君故自外來殺諸侯不稱其君非其君故不以下稱上之辭書也殺其大夫書人書國雖異要之俱上誅下之辭皆罪在上蓋以上對下則稱其大夫故盜來殺臣子若兩下相殺不稱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故

不以上稱下之辭書也然而殺其君罪在下也其書之不同則又有旨焉殺其大夫罪在上也其書之不同則又有旨焉夫君者人倫之首而殺之至大逆也故在其大臣則書臣著其惡于萬世庸見居位擅勢為國逆賊專罪之也左氏曰稱臣臣之罪也是在其左右近習則書人此不止為微者名氏不登于冊亦所以警于世也春秋之例于臣下微者至為叛亂亦有特書其名氏原註如小國之大夫見于事止書人至有竊邑叛逆則特書名以貶惡無大于弒逆而不特

書者庸見其君狎暱小臣不能閑衛以致宄殞亦所以警乎為君者也傳曰左右大親者身危是也原註微者無勢位可乗至能為逆由君媟狎之致可知故春秋止書人俾觀者知以國君之尊殞于微賤之手所以警為君者至其稱國以弑者舉國之辭弑于衆者也則其君之失道亦可知矣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故聖人于春秋衆弑其君則書國此非止著下之為逆者衆亦足以見君之失道冀後之為君者觀此而知自反也里革曰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致于見殺其過多矣此之謂也左

氏曰稱君君無道是也不然弑君大逆書其首逆足矣何必區區分為三等故曰其書之不同則又有旨焉夫王者所以馭人羣臨萬國役制天下之衆惟威與福而威莫大于能殺之福莫大于能生之則生殺者威福之大柄王者所執也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書天王殺其大夫者惟天王得專生殺故也夫能生殺人則能制人能制人則能用之將赴湯蹈火無所不堪姦人乘此所以作亂故春秋于諸侯有殺其臣子者皆謹誌之不

予諸侯得專殺也稱國以殺者君殺之也專罪其君也原註殺其大夫者以上對下之稱稱國以殺知其君者惟君有國故也弑其君者以下對上之稱稱國以弑者則舉國辭也稱國雖同上下比對則其意異案楚殺其大夫成熊傳曰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楚殺其大夫屈申傳曰楚子以屈申貳于吳乃殺之則知稱國以殺者君殺之也　案經昭公十二年楚殺其大夫成熊左氏穀梁俱作成虎此註各因經傳之文故其名互異稱人以殺者衆殺之也雖曰衆殺之禍變皆自君而致君失刑而致其見殺故不去其大夫之號以上殺下之辭猶君與衆殺之也此不止乎罪在上者兼亦譏其大夫也大夫國人之望而

至見殺于國人不可謂無罪矣抑亦以警後世之為臣也書殺其大夫某及某者以累及也又著其濫殺也至于殺世子則目其君者惡又甚矣諸侯受封于王惟世子得世守之此王制也萬世之公道也諸侯以國傳其所守者奉王制也則世子者王之世守之臣非特大夫比也而以愛私擅殺之此不止戕滅天性逆亂人理是違制悖道則近于無王矣故春秋殺世子則目之著其惡之甚也謂其近于無王也原註專殺之罪小無王之罪大殺其大夫專殺也大

夫國君之臣不予專殺者防其乘此制服不逞之徒以作亂杜其漸也世子者君之貳世有國者是王臣也故春秋至殺世子則目其君重于殺大夫近于無王也凡此書之不同故曰則又有旨焉若夫構逆造亂為國巨蠹罪當殺者則去其大夫之號稱人以殺舉衆討賊辭也鄭人殺良霄晉人殺欒盈是也五等列侯見于盟會侵伐之類止各書其爵至于見殺則稱其君用見弒者皆其臣下也五等臣子見于盟會他事亦止書其名氏至于見殺則稱其大夫者用見其大夫則其殺者皆其君上也凡此不絶其君臣

之稱者著其無罪不可殺也間有不稱其大夫者絶其君臣之稱而舉衆以殺之則知為國賊矣三傳于弑殺俱未盡其旨而左氏以稱國以殺為討有罪又從而釀辭結成其罪于高厚則曰從君于昏于公子燮則曰不與民同欲公子嘉之見殺曰專也成熊之見殺曰楚子以為若敖氏之餘也睾成熊與鬬氏同出于若敖鬬椒作亂在宣四年歴成與襄至昭十有二年始殺成熊凡七十餘年矣豈有歴年如此久復正討其罪此餘黨爾

信如此則楚子之濫刑可知左氏之誣為尤甚蓋不知聖人所以誌諸侯之殺臣子者不予得專殺也所以書其大夫者又見無罪不當殺也間有例當不書其大夫而猶書者則又有旨焉晉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甯喜是也蓋晉衛本藉二子弒君反國既而畏其偪且慮禍已故殺之故仲尼不以討賊之辭書抑不去其大夫之號者不絶其君臣之稱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二子于天下為國賊于二侯則為同罪一體之人故聖筆

不絶其君臣之稱庸見其一體則二侯與弒之罪亦不滅矣所謂春秋辨天下之邪正者此也又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莒殺其公子意恢不言大夫非大夫也非大夫則名氏不登于册聖人重其滅宗故特書之所以勵親親之道也大率三子者于傳不能盡究聖人之旨而皆有奇麗可喜之辭學者嗜焉或不暇博覽詳攷或遂引據其說至于為害為亂蓋多有之如漢儒以春秋不予蒯聵而殺戾太子原註幸而非眞戾太子耳唐人以闇弒吳子而教

文宗盡誅宦官遂逐去君側至有如袁紹司馬懿之徒信其母以子貴致妾嬖並后僭亂宮闈後世又比比而是此皆其大者其他據其偏言綺語飾為雄辯背道逆理以惑亂人主之聽又頗有焉故學春秋者欲稽仲尼之心當以經為據于二家不得不辨也

遷國辨

春秋書某遷于某（原註衛遷于帝邱）自遷其國也凡書皆譏遷國至大事也國有人民社稷之重而且遷焉以益下而

利民故也故易利用為依遷國取象于益原註損上益下為益書載盤庚涉河而遷恐民盡劉不能胥匡以生禮遷國必大詢于衆是皆非獨便已而已也春秋之時王政不綱列國大者事并强者務兼其以國遷皆國小畏偪懼亡苟擇地利圖保社稷耳所謂益下而利民也案書遷者七邢衛蔡各一許居其四皆非大國也國無小道用則存不道用之則亡傳曰諸侯有道守在四國又曰地利不如人和若上有道揆下有法守政事修舉人民和輯

遠邇競親則四鄰為之歸矣夫何遷之有茍不知此惟偪是畏惟地利是擇偪者無已遷者亦將無已是徒勤民而擾下耳何以為國故曰皆譏也夫大室三塗洞庭孟門天下之險而國之者不一姓是地利不足恃則為國亦必有道也春秋譏以國遷者欲後世君子之反其道也春秋之旨有原情恕之而不責之者有據義而不恕責之以道者凡書某人遷某原註宋人遷宿罪其遷者不罪其見遷者恕其力不足也此所謂原情而恕之不責之

也邢衛蔡許自遷其國由當時而言亦皆非得已者仲尼一一譏之罪其無政也此之謂據義而不恕之責以道也欲君子之反其本也

即位辨原註案春秋繫世君必逾年始稱元後世于其中後稱改元非古禮也　案中後原本作中使義不可解查漢書文帝有後元年景帝有中元年則此使字自係後字之訛今改正

夫即位與元年不可同而論先君之終年不可為嗣君之元年此古史之常也如既為先君之終年又為嗣君之元年則紀歷無次故必逾年始得稱元至于位則有

國有天下者世守之不可久虚先君既終則嗣君即之非元年比也案尚書顧命乙丑成王崩癸酉設儀于庭乃釋冕服反喪服則天子正即位之禮不俟于元年矣

原註乙丑至癸酉九日耳

康王麻冕黼裳尸天子位大告諸侯訖王乃釋冕服反喪服則天子正即位之禮不俟于元年矣夫至憂之時釋衰服冕而不疑于忘哀者蓋人之大倫君臣父子而已父子之恩獨隆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矣故先王制禮大義至恩相為輕重不敢有所先後此萬世之達道也然則諸侯正即位之禮不俟于逾年也

亦明矣案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戊去癸纔五日案癸亥戊辰皆繫紀日原本五日誤作五月今改正此直書也原註昭公未葬當言子即位季氏恨昭公廢嫡立弟為定公故仲尼書曰公即位以見其非正也由是言之未修之春秋必曰某月日公薨某月日子即位此史氏之常也既修之春秋始于元年春王正月下或書焉下或否焉此聖人之筆也位者國君之大寶長子繼世守之不俟逾年更歳然後始即故凡書者非其常也非常者見其不正也自僖公以前政在諸侯則

嗣子廢立由諸侯也僖公以後政在大夫則人君廢立由大夫也諸侯有國自擅廢立未失政也大夫而專廢立君權喪矣寡僖公以前獨桓公書即位者不正桓篡兄而立也僖公以後無不書即位者不正由大夫而立也以其時攷之僖之末年齊桓與管仲屬公子元于宋襄公以為太子及桓公卒易牙與寺人貂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文之六年晉襄公卒晉人謀立君趙盾欲立公子雍賈季欲立公子樂卒之廢雍而殺樂幾年而靈

公始立襄公之時齊靈公既命高厚傅牙為太子及靈公卒崔杼迎光而立之于魯則襄仲挾齊殺適而立庶季氏恨昭逐嫡而立弟則自僖公而後廢立由大夫可知也夫廢立天下之至危事也當至危之際使嗣子陰默拱手以聽于人彼無伊尹之志孰不為亂于時三桓專魯六卿專晉田氏崔氏專齊孫氏甯氏專衛其視逐君如脫屣置君如弈棊至獲麟之時人君之在位者僅有名號反畏其臣如勍敵然豈能用其國哉故聖人惡

之自僖公而後悉書即位所以不專予人臣得專廢立也聖人作春秋常事不用書書其非常者著其不正之失冀後君子覩此而反之正也以是防天下後世人君猶不鑒此使宦寺得專廢立而亡國者春秋之戒豈不深哉三家之說雖異其以元年正月即位之禮同此不攻而自破矣原註杜預之說亦無案據或曰凡書即位者用見非天子之命而自即之也自文之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文之立非無王命而書即位何也或曰書即位者

正人君之始也故春秋謹五始之文曰此學公羊者之妄也信如其說則書即位者得其正也則桓之弒兄宣之簒嫡可謂正歟又定以元年六月昭公之喪然後始得即位亦可謂正歟蓋公羊之學有黜周王魯之說故取五始之義唱其端者胡毋董氏之說非聖人之旨也

原註天子即位後反喪服則聽政于冢宰諒陰三年不言其禮達于諸侯故孔子稱諒陰不言古之人皆然則知諸侯正即位後聽政于上卿古之禮也啖子曰天子崩諸侯薨既殯嗣子為君未就阼階之位康王之誥是也明年正月朔乃就位南面而改元其說皆無據也人君一年謂之元乃史冊之常書有太甲元年元祀

之類豈為國之重事哉案書序稱康王既尸天子又安得云未就位其臆説從可知矣

書歸辨

凡書歸復歸者皆國逆而受之之辭也直云歸者若始出令歸耳未失國之辭也蔡侯廬陳侯吳二國已滅而直云歸者不予楚滅二國故以二侯自歸為文所以抑强夷而存中國也衛侯鄭書歸者時文公雖執衛侯歸于京師而衛國未有篡位者故得為不失國也曹伯歸云自京師者天子命之歸也天子命之歸則不失國矣

春秋之時諸侯之奔執而得反國未有出于天子獨曹伯由天子歸之故曹伯不名亦不以失國之辭書之也豈非列侯縻置天子得專之也歟或曰晉執衛侯鄭歸于京師則鄭之反國亦天子赦之何以不言自京師而且名之此春秋之微旨也文公之于衛侯聽元咺之訟則不待王命而執之及受魯侯之賂始請于王而歸之是衛侯縱舍在晉而已天子豈實得行其意哉故不言自京師亦不言自晉而以自歸為文者所以抑強臣也

亦如陳蔡二侯反國不言自楚者同葢不予諸侯得廢置諸侯所以一其權于王也以是防天下後世猶有挾天子令諸侯者故曰微旨也至于大夫公子之反國而直云歸者或國逆若君許之也如孫林父華元之類君許其反如蔡季公子比與夫鄭突曹赤之類則國逆之也其有云自某者所自之國為之請也穀梁曰自某某有舉焉爾其說是也趙鞅不言自者時晉二卿請于君而復之非列國為之請也其云復歸者有所復也謂初

既去矣今始來復已失國之辭也左氏曰復其位曰復歸其說亦通案經傳鄭忽出而突立衛侯鄭奔而叔武受盟衛侯衎亡而衛剽即位故三侯得反國皆曰復歸謂其皆失國也曹伯襄言復歸者以其執于晉侯拘于宋國其孱弱如此雖得反國亦非天子之命與失國者同矣元咺言復歸者咺之反國非衛侯之命也初咺出奔晉訴衛侯之殺叔武晉文于是執衛侯而歸元咺于衛衛侯懼而聽命故得書歸而云復者著其位已奪也

明其自晉者明其晉納之也故不得與孫林父華元之比所以惡元咺而罪晉侯也大夫之位予奪在于諸侯故春秋大夫出奔而反國君許之則直曰歸如始出而今歸爾以未失位之辭書之也亦由諸侯自京師而得反國直曰歸以未失國之辭書之也諸侯之位予奪在天子天子命之歸則不失國矣大夫之位予奪在諸侯諸侯許之歸則不失位矣今咺書自晉復歸著其位已奪恃晉復得歸爾故曰惡元咺而罪晉文也且天子所

以能制天下者以其擅天下威福之柄也國君所以能制一國者以其擅一國威福之柄也苟威福不得自作豈能為政于一國與天下哉春秋之時小國大夫或逆節汙行見討逃竄則倚大國為之請解求復其位其君不得已而聽之者間多有之如衛侯聽晉而反孫林父是也仲尼從而書之曰自某者亦足以見小國牽制于大國不得自專其權也凡此非善之善者也特比其反國而為惡者差善而已穀梁子曰反以好曰歸先儒曰

歸善辭也復歸次之案鄭突歸而簒位楚比歸而弒君衛侯鄭則殺元咺公子瑕而復歸豈得謂之善辭且以好也大抵三傳說俱未盡其旨不知所謂歸與復歸皆曰逆而受之也其云復者謂其初已失國今始來復也已失國亦弱矣

書入辨

春秋書入與歸其文正相反凡云歸者國逆之善辭也凡云入者非國逆之惡辭也歸善辭也有非善亦曰歸

者以國逆之也入惡辭也有非惡焉亦曰入者以其非國逆也王猛入于王城天王入于成周正也非不善者而書入者以見成周王城巳為子朝之黨所據王以兵勝而入之非王城成周逆而受之也則王室不競亦可知矣許叔入于許異乎齊之小白陽生莒展輿之入也故許叔字而不名而三人者名而不氏豈非許叔以君亡嗣絶入據其位而三人者或内結姦臣若外倚强援而篡也歟然而許叔猶書入者得不以其非國逆之也

衛侯入于夷儀比鄭伯突衛侯朔之入亦有間矣蓋衛侯特以微弱迫逐于强臣無他大惡故得不名而突與朔則奪正或逆王命惡可知矣故出入皆名也然而衛侯不名矣至襄二十六年復歸書曰衛侯衎何也曰以其待弑君而後入也故其出奔夷儀皆不名者未有大惡也于復歸而名之者有大惡也未有大惡則恕之惡著而後罪之不逆詐之道忠厚之至也苟其禍心實未萌而逆加之罪是鑽刻之吏耳豈仲尼之心哉此聖人

教後世用刑必忠厚也若鄭之良霄宋之樂大心皆叛逆為國賊臣故皆書入凡此之類所謂惡辭也然亦有非此例比而書入者如夫人姜氏入豈謂魯不逆之蓋以其取仇人之女薦獻于宗廟忘孝大矣故書入若非國逆焉以惡之是不予受之也所以責莊公忘父讐而教天下以孝也庚辰我入祊時鄭伯使宛來歸祊又豈祊不聽命者蓋諸侯土地天子所封非諸侯可得專也苟惟擅以與人是無王而行也故曰入與稱兵入人之

國同文不予魯之受鄭地也凡此異乎反國而亦書入有微旨也穀梁曰入者内不受也謂如夫人姜氏則義不可受小白突朔之類皆非舉國逆而受其說亦通也其書復入者其文亦與復歸正相反復歸謂初既絶于國其反或國逆而受之也故書復書歸復入則既絶于國而反為國惡謂謀復而入也案經書復入者二魚石欒盈是二子皆搆逆作亂不勝出奔謀反為國賊是知書復入其罪重于書入者也故曰既絶于國而反為國

惡也魚石實楚取宋彭城封之而書復入者專以罪叛臣且抑强蠻而存中國也大抵春秋之書雖善惡判于一字而善惡有輕重之差一字之措抑又有旨焉不可一例拘也反國者有曰歸復歸有曰入復入此善惡之辭也然反國以惡曰入小白陽生是也亦有可道者焉許叔入于許是也至于入王城入成周又不可謂反以惡矣夫人入與入祊入極之類又非反國者如此豈可以一例拘哉

歸入後辨

或曰春秋之時諸侯之出奔間有庸懦自失柄者迫于强臣而去不至于大無道者其大夫出奔亦有為讒搆傾軋懼禍而去者其情可恕聖筆皆以自奔為文何也曰專罪其奔也諸侯一國之君制人而非制于人也至于臣下所逐何以為諸侯故春秋以諸侯自奔為文罪之也所以警天下後世為人君者也大夫一國之望也去就以道者也至釁成禍亂始顚越逃竄何以為大夫

故春秋以大夫自奔為文罪之也所以警天下後世之
為臣者也蓋春秋撥亂而作欲君子反其本也公羊曰
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歸者出入
無惡豈知聖人書出奔者因以罪之矣左氏曰國逆而
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如良霄反為國惡陽生則出于陳乞之私豈國逆之也
如趙鞅曹赤之類皆不言所自又豈諸侯納之且左氏
于蔡季歸國傳云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此傳得

其實也則知凡書歸者國逆之而已穀梁曰歸為善自某歸次之曰歸易辭也蓋國逆曰歸國逆則無仇黨爭鬬之禍亦可謂易矣比于書入者亦可謂善矣自某歸者外亦為之請焉非直國之願亦可謂次也雖然至于突之簒嫡比之弑君亦有不善者焉故曰三家之説俱未盡得其當也

同盟辨一　原註同盟十有四大夫居其一胡銓附註銓案凡十有五

凡有攜貳之國來受盟則曰同謂初異而今同有舉一

時誓之而無彼已之約亦曰同原註若葵邱之盟則有初命再命又盟詞云爾無我詐我無爾虞則彼此有約故皆不書同也其可道與否攷之于經皆可見矣如齊桓晉悼卒能服攜貳之國以安諸夏此可道者也原註桓公再同盟于幽悼公凡三盟書同而皆能服楚使中國免侵軼之患者皆十餘年胡銓附註銓案悼公盟書同者有四成十八年虛朾襄三年雞澤九年于戲十年亳城北宣成之閒中國無霸雖屢同盟旋復叛去徒見諸侯之不一其無補于世彰彰矣至清丘之盟四國大夫皆書人者貶也大夫同盟始于此此共誓一事之盟也盟以結信興于季世以

人為不足信而要誓于神也小人常情寧悖傲于君父而不敢慢于神寧有罔于君父而不敢欺于神當春秋之時盟為國之大事仲尼慮姦人乗此易以作亂故于内大夫初出與盟皆貶之霸國大夫初主夏盟亦貶之示不與臣下得專也原註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此霸國大夫主盟之始也故諸侯不序晉大夫不名貶也内大夫出盟注在盟會侵伐統辨篇同盟則又甚矣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同善相資其功必博同惡相濟其害必大君子以興小人以亂不可不慎也清丘之役

雖無利于國亦無敗于事而聖人重其貶者慎始也其後大夫跋扈挾外援以抗君若姦臣刦衆以叛國亂臣賊子至弑父與君無所顧憚紛紛而起皆賴于要盟焉是以聖人謹于其始雖未有害皆加貶文冀後之君子前知事有繫國之重必使權歸于上不專于臣下也自周東遷諸侯擅盟大率要結朋比始乎相軋終乎相併獲麟而後四分五剖遂峙為戰國則諸侯擅盟已不可況大夫乎此周官所以設司盟之職春秋所以不與臣

下專盟也原註諸儒或曰書同者皆美之夫盟之盛者不過齊桓之葵丘晉文之踐土何以不言同也或曰以其同然莫相統一皆惡之則齊桓晉悼何以終能一諸侯衛中國禦四夷也是皆臆說今之所辨皆據經以削諸儒之謬于經無據則缺之

後說

諸侯有攜貳而復來受盟則書同然有叛中國而受夷狄之盟者不書同如辰陵之盟陳鄭始從于楚不書同是也所以予其歸中國不許其即夷狄亦足以見夷狄之不可與同也蓋諸侯合而一則中國競而夷狄微矣

離而不一則弱弱則諸夏衰矣春秋終吳楚之亂由諸侯之不一也

書取辨

春秋之辭簡而法其旨婉而微褒貶寓于一事可謂簡矣而一事之施復更有義攷其上下之文然後見焉不曰微乎是故凡書取者本非已有也非已所有而克有之曰取然有恃其兵力攻得而有之者有因其微弱奄其無備掠得而有之者有以威脅或不義得而有之者

而皆云取者著其本非已有也非其所有而取之悉可知矣若夫屬辭比事攷其所以取之之跡則又有義也如公敗宋師于管取郜取須句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宋人伐鄭取長葛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之類此所謂恃其兵力攻得而有之也取根牟取鄟取邿取鄟取鄫取舒之類皆因其微弱無備掠得而有之不至屠陷城郭糜爛人民與夫取鄭師于雍丘取宋師于嵒皆奄其不虞悉俘得而有之而已爾非所謂不用師徒

也原註取鄭師于雍　直云取者譏鄭之無備也也取宋師于嵒直云取者譏宋之無備也　是故言伐言取者直罪其取者不罪其見取者著其力不足也直云取者著其無備而見取交惡之也原註取舒取鄟之類是也　取郜大鼎于宋則貪賂而縱罪取濟西田則齊以戰敗而賂我齊人取濟西田則我簒立而賂齊取邾田自漷水則晉執其君我取其田此所謂或以威脅不義得而有之是故賂我而言取專罪我也原註宋督弒其君桓公與諸侯會于稷以成宋亂受賂而反不言宋人來歸郜大鼎而云取郜大鼎于宋者專惡魯也　賂齊而言齊取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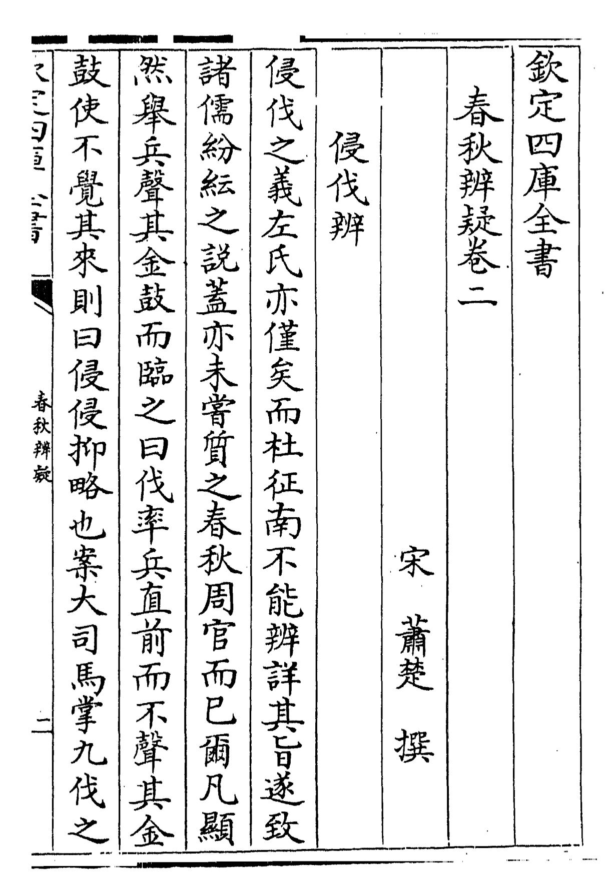
惡齊也原註不言歸濟西田于齊執其君而取其田惡又甚矣至于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所以譏魯而甚齊也桓既篡兄而得國夫以堂堂之齊豈一糾之能病桓不顧親愛之道既不能宥而逸之反猜忍殘賊恃齊之强脅魯殺之惡可謂甚矣書曰齊人者并惡其君臣也莊公之納糾既不顧君父之讎而忘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保之拱手索氣聽齊殺糾不可謂無惡矣書曰取糾以見糾之在魯魯不能護齊得而殺之所以甚齊之惡而譏魯之

不競也又公在乾侯取闞闞魯邑也書曰取者見國内皆叛公不能有之則昭公之為君也可知矣臣子之惡則又可見矣又齊侯取鄆田公至自齊居于鄆此齊為公取也昭公見逐于季氏而羇寓于外鄰國莫之恤獨齊侯躬至野井唁之為之取鄆以居之以常情論齊侯可謂有德于昭公矣然齊居方伯之職承霸者之後有甥舅之親不能糾合諸侯以討季氏之亂反昭公于國顧為是瑣瑣是長賊臣竊國之權而廢方伯救患之義

也故書曰齊侯取鄆觀其文若無故取邑然當坐其罪者惡之也以其不足為義也春秋貴義不貴惠此之謂也左氏曰凡書取易也公穀皆言取易辭也俱未達聖人之旨且公敗宋師而後取郜宋人取鄭長葛圍而後取易乎凡直言取而不言伐者謂之易辭可也原註如取鄆取郜之類也不可皆通以為例也左氏又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案經文見云伐何得謂不用師徒也又取穀之役公以楚師取鄟東田及沂西田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三卿帥師非師徒而何特取濟西田取邾田自漷水齊人取濟西田此三者皆齊賂我或我賂齊或人執其君使我得有其地可謂不用師徒爾不可以凡言也三家之説俱未盡其旨是不知一字之措復更有義攷其上下之文然後見焉大抵三家以春秋為魯之舊章故每事以例言蓋不知出于聖人之志文同事變則各有義也原註凡言取某師者悉俘得之也左氏曰覆而敗之言盡覆没而勝其説亦通然取者得之稱若但敗不死者則走歸何名為取則當書敗其師爾不當言取也趙氏駁之亦當矣

春秋辨疑卷一



春秋辨疑卷二

宋　蕭楚　撰

侵伐辨

侵伐之義左氏亦僅矣而杜征南不能辨詳其旨遂致諸儒紛紜之說蓋亦未嘗質之春秋周官而已爾凡顯然舉兵聲其金鼓而臨之曰伐率兵直前而不聲其金鼓使不覺其來則曰侵侵抑略也案大司馬掌九伐之

法原註凡以兵討有罪皆曰伐故其總有九也于賊賢害民獨曰伐者此伐之正也民為邦本賢者天下之達尊而賊之害之是内已失民心外必無諸侯之援天下所共惡也故顯然舉兵聲其金鼓以討之所謂伐之正也負固不服則侵之者所謂不服特過王命爾敢然者負恃險固而已是于内未必失民于外未必無諸侯之援故率兵入其地而不聲其金鼓使不覺其來奪其險固以討之此先王用兵之機也原註侵者占奪之名書曰侵于之疆侵與襲相似皆不聲其金鼓而襲者掩其不備而取

之非討有罪之法故不在九伐之數侵則非掩取而有之也攷之春秋書侵有言獲言潰者以非顯然舉兵不覺其來故見獲或致潰也未有再言圍者原註伐有再書圍者以其侵略不致深入故也案經書來侵者五皆言鄙則知其非深入也原註趙氏謂侵有破人之國者此指侵蔡蔡潰而言也齊桓率八國之師以侵蔡蔡小國不虞八國之師一旦萃其境何所恃而不駭且潰也于此益知所謂侵者非顯然舉兵明矣至于伐則有言戰以其顯然舉兵見伐知其來故得結陣而戰也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意謂伐則撾鐘擊鼓而進侵則不撾擊之其

說亦通也案經齊桓公率八國之師侵蔡蔡潰（案原本蔡潰下有者而又三字文義不屬攷春秋書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此處雖非全引經文而蔡潰遂伐楚五字自可直下今刪去）遂伐楚豈謂侵蔡時八國俱無鍾鼓至伐楚時始有鍾鼓邪以此質之則知左氏所謂無者特不撾擊而已師之耳目在于金鼓進退安可無哉公穀及諸家之說趙氏破之當矣然自為說曰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且蔡自北杏會後二十餘年未嘗復與桓公盟會則其即戎背華可知矣侵之為無

名乎又侵在九伐之數皆先王討有罪之法何獨于春秋為無名行師也杜預謂鍾鼓所以聲其罪原註國語曰伐備鍾鼓聲其罪也侵密聲為䕫事也蓋左氏見伐則聲其金鼓侵則密之遂謂鍾鼓為聲其罪是不知先王用兵之法不同也且侵與伐皆在九伐之列皆是討有罪之兵豈可謂密聲便為無罪可聲乎杜氏不能詳其失過矣

夫兵戎誅殺威天下之大柄統一海内之法王官之所司也春秋之時諸侯擅用大率強奪弱衆併寡卒之四分五剖潰為戰國仲尼誌之以見王者失天下之威柄終致天下之亂冀後之君子覩此知威柄之不可失也

豈止拘拘較其稱罪無名而書侵書伐哉當時戎狄之兵亦有稱伐者豈其亦能用周之禮法也信如預說伐為有罪可聲凡書伐者皆善之歟是大失春秋之義也或又曰以隙曰侵蓋見司馬遷稱桓公怒蔡姬之故于是興兵討蔡管仲因而導之伐楚故有是説詳經所載蔡叛中國久矣楚為中國患久矣齊桓于僖初年會于檉以謀之又會于貫會于陽穀然後大合列國討之蔡與楚國尤近諸夏故先侵蔡蔡潰始揚兵臨楚進次于

陘如此則豈為挾隙而興若果由一姬致怒則列國豈肯舉衆以從之乎又何以為齊桓也況召陵之盟春秋猶以為善侵蔡伐楚亦聖人之所與也原註齊桓自即位至僖公元年以前凡會遇盟十有三而皆書爵舉兵者十有四皆書人以其攘夷狄救中國之功未著微之也至侵蔡伐楚始書其爵以其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已著故善之也或又曰入據其地曰侵則伐楚次陘陘楚地也何以不言侵夫學者不能據經以攷傳記率多拘泥傳記或取雜家之言以解經否則臆說此聖人之旨以所曖昧而多未盡明白也原註或謂書侵伐者誌其

用兵之淺深其説亦非也侵國非深入然亦有深入者焉侵蔡蔡潰豈淺也哉聖筆區區記其淺深將有何義深者罪重淺者輕乎是不然矣侵伐皆先王討有罪之兵行之不同故其名各異諸侯徒知僭用侵伐之法而失先王所征之義或顯然稱兵以臨之者非有賊賢害民之罪矣有非顯然舉兵以臨之者非有負固不服之罪也各自讎黨相傾軋耳仲尼從而誌之以見徒有侵伐之名而無侵伐之義此其所以終于暴亂也

外夫人書葬辨原註齊侯葬紀伯姬義與楚子葬陳哀公同

春秋内夫人則書薨書葬吾女為外夫人則書卒不書葬降于内夫人此春秋之常也外夫人不書葬而書葬者非常也莊公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三十年葬紀叔姬

襄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此三者聖人之特筆也其葬紀伯姬者何以譏録也何譏爾夫齊襄迫逐紀侯而奪其國而葬其妻是行豺虎之暴而為女子之仁可惡也非可善也伯姬魯女身死國滅臣子不克襄事魯主而葬之可也反坐視而莫之恤親親之道何如哉故書齊侯葬伯姬所以著齊侯之非正而責魯之忘親親之道也所謂文起此義見于彼交譏之也其葬紀叔姬宋共姬者何以賢録也何賢乎紀叔姬曰紀國雖滅而

紀季以酅入于齊為附庸則宗廟猶存于酅也叔姬紀侯之媵伯姬既卒夫逐國滅無從而歸于魯終焉可也改醮焉可也叔姬以魯雖父母之邦而父母無存兄弟既故與其子身没畜于魯與改醮而事人孰若歸死于其夫之黨以承紀之先祖之為愈也于是歸于酅以奉其祭祀焉而終其身迹雖涉嫌是亦變之正也語其義足以律淫語其恩足以成孝婦道為得之矣不可謂其非賢也聖人于歸酅與卒與葬皆書曰紀叔姬者明其

守為紀侯之婦非再歸于紀季故曰以賢録也或曰婦人謂嫁曰歸經曰紀叔姬歸于酅則再嫁之辭也男女之别人之大倫既為紀侯之媵又為紀季之室其亂大倫莫甚焉聖人于卒于葬皆繫于紀者不與其歸于季也曰是不然也春秋之貶常于其甚焉者加之不一一而加之也若叔姬實再嫁于季則書其歸于酅足以見其不正也又何于卒于葬一一而不與此其證一也凡魯女為外夫人則尊與巳敵于其卒也巳為之變服九

月之喪故書其卒録我恩禮所及也其適公子大夫則非已敵不為之變故不書卒如叔姬實再歸于季則尊非已敵又何書卒此其證二也叔姬以隱七年歸于紀莊公十有二年歸于酅自隱之七年至莊之十二年凡三十有五年計其歸紀之初年亦不下十六合而計之則歸酅之時叔姬已五十餘矣借使叔姬欲嫁則紀季豈慕色而納之此又其明證也或曰叔姬妾爾以奉先為已任正乎曰古者諸侯一取九女禮無再取故嫡卒

則繼室攝行夫人之事叔姬則伯姬之媵紀侯之繼室伯姬既卒叔姬則夫人之職矣叔姬不以夫逐國滅二其心終身以奉其祭祀禮用無嫌可不謂賢乎是以書其歸紀書其歸酅書卒書葬以其賢而特録之也不然叔姬妾爾事豈得登于策哉何賢乎宋共姬曰死或重于太山或輕于鴻毛是死者非難而死得其所者為難婦人之行以貞為大共姬以禮自將逮火而卒可謂能處死矣舉世一人而已雖古列女何以加諸聖人書其

卒書我大夫會葬又書其謚如此者以其賢也春秋之時驪姬禍晉夏姬亡陳文姜哀姜之亂魯宣淫恣縱恬不為恥與夫杞姬（案杞姬原本作紀姬攷經僖公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作紀姬誤今改正）蕩姬鄫姬之輩或來朝其子或來求婦無父母而歸不待媒而合逾法越禮比比如此則天下之婦道可知矣若紀宋二姬之守節果多得也哉聖人取此貴于春秋所以經天下之婦道也或曰聖筆特書二姬之葬異于其他惡用知其賢也曰春秋所書詳貴而略賤詳內而

畧外故魯君則書薨書葬大夫則書卒不書葬降于君也至于陪臣未嘗一書焉内夫人則書薨書葬吾女為外夫人書卒不書葬降于内夫人也至于妾媵則未嘗一書此貴賤詳畧之辨也今二姬特書葬是登進而貴之使與我夫人同也登進而貴之非以其賢而何或曰葬一也彼伯姬亦書葬何以不得為賢録也曰葬雖一攷其事跡則異豈可同也彼初書紀侯大去其國次書齊侯葬紀伯姬伯姬蓋魯女也觀其辭則知其非正故

曰以譏録也春秋有美惡不嫌同辭者以其屬辭比事而善惡自辨正此類也辭同而事異事同而辭異聖人皆有予奪于其間此正筆削之大法知此然後始可與語春秋矣若屬其辭則同比其事則異而皆以一類説之此杜征南左傳之癖耳非善學也公穀大意以紀伯姬叔姬書葬以紀亡共姬以火卒皆隱而葬之夫聖人之作春秋特以垂訓天下後世豈特為一時之隱痛之私情哉左氏謂共姬女而不婦失聖人之旨亦甚矣二

南為王化之基關雎鵲巢歌詠后妃夫人能以禮法自閑而已共姬不憚一死以守禮法此列丈夫之所難况于婦人乎况于春秋之時乎易過涉滅頂凶无咎以其殺身成仁共姬亦近之矣愚恐後人以所善為非善故特詳春秋之説

楚子敗績辨

案左氏傳鄢陵事楚王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子反曰側亡君師敢忘其死聲子

與子木言鄢陵之役曰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則楚師敗績可知矣而經書楚子敗績非特舉其重而已斥言其敗甚其惡也穀梁曰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若然假如君雖傷而師則勝又可謂敗乎公羊亦曰王夷也則宋公傷于泓吳子傷于檇李何得不稱敗乎其說皆知舉重者而不知聖人有微旨焉凡春秋書戰師敗而君死則曰滅沈子胡子是也師敗而君亦傷焉亦止曰師敗績而已以衆為重故也于泓于檇李不稱宋公

吳子敗績是也獨此斥言楚子之敗者所以甚其惡也

叔時稱楚内棄其民而外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姦

時以動而疲民以逞郤至亦云楚有六間則楚子之惡

亦可知矣當是時晉厲雖無文公之賢而其大夫輯睦

未失霸主之政晉國强盛諸侯服從楚既貪婪不道屢

軼上國爭主夏盟舉不量力以致身喪師敗是自取之

也故聖人斥言其敗所以甚其惡也春秋所書有違常

例者皆有旨也是故梁人書其亡者自取其亡也鄟直

書其潰者自取潰也王室直書亂自亂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楚子敗績自敗績也凡此皆所以甚其惡而以警訓于後世也先儒有曰楚子傷目而退師實不敗故不言師據經書楚子鄭師敗績則楚子敗績矣豈獨有一人之傷而可謂之敗績是不思之甚也

公孫會出奔辨原註與叔段不言叛同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此與華亥自宋南里出奔宋公

之弟辰自蕭來奔罪正同不書其叛者蓋時姦謀逆節既兆國人覺之未及發遂奔故不言叛然而猶書自鄭者庸見據乎鄭也書出奔者庸見不容于國其為惡可知矣所以如此書之者不使姦臣之幸免所謂春秋誅意正此類也原註或謂不言叛者不告耳未盡春秋之義耳公羊曰不言叛為公子喜之後諱也君子之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此乃常談非君子之篤論也夫君子之于善惡非怒而加之斧鉞也非喜而崇之名器

也方其通天下之故成天下之務則好惡與天下同天下之所惡則從而罰之天下之所好則從而賞之賞罰君子無容心焉是以賞公乎善無敢投隙以徼賞罰公乎惡無敢側目以懟罰此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也如謂賢者子孫雖為惡猶當諱之是罰不行于賢者之類何以為直道也夫以商紂夏桀皆聖人之後至其罪浮惡溢湯武合天下而誅之管蔡二叔文王之子王季之孫咸以惡誅其事播于詩書仲尼從删定之而不為

裁減者無容心焉耳何獨于春秋以一公子之賢至其後裔雖為國惡猶為之諱是豈春秋之義也穀梁子曰自鄭專乎鄭也曰公孫何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人臣不以邑叛常事豈足録哉據實命卿故姓氏得書于策耳凡春秋書出奔者皆罪之矣春秋之時大夫公子之出奔非以富侈强逼見猜懼討而竄則汙行逆節即著國人同力而逐之亦或同僚自相傾軋不勝而亡未必皆有元惡巨罪然仲尼不書其事而止稱某氏出

奔者專罪之也夫君子之事君也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故可則進否則退用智于先見幾而作何遽不能自措于無難之地而有奔亡之禍哉故聖筆不書其見逐皆言自奔專罪之也所以警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也有書自某邑而奔者用見其專邑以叛不勝而亡正公孫會之類是也閒有變文書某侯之弟出奔者亦見其兄之不能容兩譏之也蓋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所以隆君臣之義而抑兄弟之恩者無他人倫大綱君

臣父子耳君臣之義不隆則上無以制下人倫之道或幾乎廢矣故兄弟不得以屬通間有兄弟云者皆爲微旨也若夫本無罪避難而出則不書齊襄之亂子糾來奔不書于經是也

戰辨上

外戰書于春秋者十有六書人者四原註莊二十八年甲寅文七年于令狐十二年于河曲昭十七年于長岸書諸侯者七原註僖十五年于韓十八年于鄢二十二年于泓二十八年于城濮文二年于彭衙書臣者五原註宣二年于成十六年于鄢陵定四年于柏舉

大棘十二年于邲成二年于新築哀二年于鐵十一年于艾陵　案經哀公二年戰于鐵原本誤作鐵十一年戰于艾陵原本誤作十二年于文陵今改正　言戰不言敗三原註令狐河曲長岸敗不言師一原註甲寅之戰衛人敗績戰不言及一原註河曲是也不言敗而言獲一原註戰于韓獲晉侯直書其侯敗者一原註楚子敗績夫敗未有言人者衛稱人何曰所以惡衛而甚齊也案傳惠王命齊侯伐衛以其助立王子頹衛侯不服而與齊戰故書伐書戰以見其不服惡之也次書衛人敗者不予臣下有師衆以敵王也其不地何原註伐宋戰于宋不稱齊戰于衛也

五大夫奉王子頽作亂惠王有以致之豈特衛侯之罪況其既死縱可罪已易世矣惠王不能省躬罪已而謀動干戈于下國豈明王之舉齊侯不知獻可替否從義不從君之道遽擁兵以殘人民豈賢方伯之所為又況取賂而還辱王命乎此齊侯所以貶書人甚之也貶齊則不予惠王伐衛從可知矣不然春秋奉王命伐罪止此一役烏得不善齊侯哉其言戰不言敗何曰勝負敵也或略之也令狐河曲以秦晉之迭暴長岸則吳楚非

中國故皆畧之所以惡之也不言敗而言獲何曰所以惡晉侯也三施不報以致韓之役猶且愎諫違卜是自取獲之道也敗未有直書某侯者楚子敗績何也曰甚楚子之惡也棄好瀆盟姦時以動而疲民以逞自取敗之道也原註或曰君獲不言師敗績何也舉其重者非也春秋以民為重河曲之戰何以不言及曰二國自殽役以來迭興師衆報償其戰已亟矣故聖人至河曲之役不別其主客而一其罪且畧其將帥而甚其惡也原註主客皆書人甗之戰何以言宋及齊

曰宋公爵也以尊及卑也夫以內及外以大及小以中國及夷狄春秋之義也戰未有不日其不日者何曰春秋以民為重戰用民命故皆謹而日之其不日者史之缺也原註如日食未有不書日亦有不書日是知史有缺文也或曰泓之戰宋公及楚原註時楚莊王貶書人也城濮之戰晉侯及楚人柏舉之戰吳子及楚人而邲之戰則晉荀林父及楚子䰟之戰則晉魯曹衛大夫及齊侯何楚之大夫皆書人也曰晉魯曹衛中國也故君書君臣書臣若夫楚則春秋之夷狄也昭

襄之時君臣皆得書于經者非善之也著其强盛也然好會之事若侵伐之類則書之臣之姓氏猶可言故也至于戰則與我為敵矣君而敵我尚可言臣而敵我甚矣故其大夫皆書人微之也所以存中國而抑夷狄也艾陵之戰直書矣尤略于楚其義亦同故也

戰辨下

春秋書内與夫外戰凡七不言者一原註桓十年于郎是也　案經桓公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原本誤作十一年今改正書及者四原註桓十二年于宋十七年于

奚莊九年于乾時傳二十二年于升陘是也 言會諸侯及戰者一原註桓十三年已已之戰 卿會外大夫及戰者一原註成二年于鞌 郎之戰不言及何曰齊衛鄭之君無故興兵加于我故不言及而曰來戰觀其文若三國自戰然所以甚三國之毒衆也春秋書戰二十有三于内始于郎于外始于宋故聖人于此二役深誅其首惡冀後世覩此知戰之不可輕用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春秋之戰不得已乎其四書及並不出内名何曰舉國之辭以衆為重也春秋内戰

與平不出名原註不與公大夫止書及而已蓋戰則毒衆平則解憤釋怨衆獲免于干戈之役其禍福不止繫君大夫而已故二者皆舉國之辭以衆為重也衆實國體存亡繫焉孟子曰民為貴君為輕是春秋之義也已巳之戰何以言公曰可言也外有鄭伯紀侯與焉故也敗某師何以言公曰我勝故可言也戰則我敗不可言也已巳之戰何以不地原註于郎于奚于升陘皆魯地惟已巳不地也曰諱之我國都也乾時之戰何以不諱敗曰春秋之微旨也春秋之義有不恥

者亦以不恥書之故有微文以見義者亦有因其不恥直書以著其惡者會于稷以成宋亂乾時之戰我師敗績是也桓公内則弑君簒國外則成亂受賂納其賂器於大祖之廟恬不為恥故聖筆從而書之文無所迴隱莊公忘齊襄之殺其父為之主婚會之伐衛及之行狩共之園郈恬然不以為恥故聖筆從而書之文亦無所迴隱此所謂因其不恥而直書之以著其惡之甚也

戰敗雜辨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城濮之役文所以攘夷狄惟此可以當之鄢陵之役雖無桓文之功亦以中國而敗夷狄抑其次歟不然比泓與邲之役反見敗于夷狄者異矣至于河曲之役則又甚可惡也春秋內戰始于郎外戰始于宋聖人于此二役特異文以書之誅其首禍民也由是知凡書戰皆重其事也其所予者信乎彼善於此而已爾至其書敗者亦然春秋之時四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列國有能戰而敗之比之中

國而敗中國與夫反見敗于夷狄者有間矣然中國之敗夷狄夷狄之敗中國聖筆無予奪于其間哉曰此春秋之微㫖也夫四夷之于中國猶望舒之對大陽雖不能相無而明暗自殊至于猖狂跋扈侵軼莫制由中國之失其御也詩不云乎雅盡廢則四夷交侵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故聖筆一類書之以見中國之失道而後四夷乘之也且聖人于春秋既予桓文之攘夷狄至于其他之伐敗侵戰夷狄者又一一而予之則後世徒

知利兵堅甲以服四夷而驅吾赤子糜爛于不毛之地將接迹而記則舞干因壘不足取信文德來遠殆為迂闊之談于此見聖人防世之慮深矣

言伐言圍辨

春秋之文出則聖人之筆削一事之誌或詳或畧而予奪在其閒不可以常例拘也凡伐國不言圍邑舉國為重此其常也閒有兩書所以甚其惡也經書圍四十有四伐言圍者凡九皆所以著其惡也或曰僖之六年齊

桓率諸侯伐鄭圍新城討其逃首止之盟也桓公屢合諸侯以獎王室衛中國而禦四夷雖盟會侵伐不自天子出可謂變之正也鄭伯不從其約不可謂無罪矣何以書伐書圍曰鄭之叛華與諸侯而伐之可也遽入圍其邑如此是徒恃兵力之强耳昔者有崇不道文王伐之不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崇降鄭之逃盟未若崇之不道桓公能為文王所為乎鄭將聽命不暇矣惜乎不知出此惟務以力服人故聖筆再書其圍以著其

甚也或曰然則凡書圍皆非善歟猶有可道者亦有甚可惡者僖六年伐鄭圍新城與二十八年圍許是皆桓文之霸欲一諸侯而尊天子同與國以禦四夷以他比此為善矣所謂可道者也與夫襄之元年列國大夫圍宋彭城為宋討魚石之叛也比哀之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為子拒父者不猶愈乎觀彭城繫于宋而戚不繫于衛則聖人予奪之意在其間矣或曰若然新城之役何以猶甚齊桓也曰聖人褒貶各于其等加之不

可一例論也齊桓公方伯也不能敦德崇禮以服叛懷遠惟兵戎師武是賴豈方伯之道哉故討鄭之役再言圍以方伯之道責之是責賢備之義也且桓公自即位以來盟會則書爵侵伐則書人至召陵之役後侵伐用兵始出其爵則聖人貴文德賤兵戎可知矣伐鄭之役亦書其爵則與其討鄭亦可知矣然猶書圍新城者豈非責其不能退反自修遂恃衆圍之也歟或問曰魯自圍其叛邑聖人書之與圍外國邑無異何也曰是春秋

之微旨也夫為一國之君聽一國之政威不足與有制德不足與有懷而陪臣至于據邑以背則國無政刑可知矣臣竊邑叛其罪顯君失政刑而致臣之叛其事微春秋之作所以明微也故不書叛而直書圍某者專以罪上也所以端本也冀後之君子前覩而後自反也原註公穀之說皆不足取先儒又謂伐則言伐圍則言圍棄左氏伐國而後圍者多矣書于經者止此數處其說亦非也

輸平辨

隱六年書鄭人來輸平左作渝平曰更成也說者云變更前惡復為和好非也凡書渝者變壞之辭如渝盟者變壞其盟而不頼之也果書渝平則與渝盟之類同是與鄭未有好案經前四年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則此年與鄭講和明矣蓋非渝字當從二傳以輸為正四年翬既會宋伐鄭五年宋又伐鄭圍長葛鄭伯畏魯復與宋連兵攻已故使求平于我必曰輸者有所輸也委送財幣之辭也原註傳曰

晉饑秦輸之粟則如輸者委送財幣之辭得非厚財幣以求平于我乎平者有不平也謂已搆怨憤齟齬今講好使彼此解釋如初故曰平也平則兩國和好民得捐戈舍甲反襏襫于畎畝之中其利不止繫君大夫而已故春秋凡平雖使行其間不書但舉兩國以民為重及齊平暨齊平是也及者主我而書暨者及之難辭不得已而相及若與鄭平二國之願當主我而書曰及鄭平如不得已而相及當曰暨鄭平今不言及不言暨而曰鄭人來輸平者用見

鄭有所輸而求平也魯鄭兄弟之國魯不顧兄弟同姓之親會宋伐之侯其厚幣有輸于我然後與之平惡甚矣故聖筆變常例書之曰鄭人來輸平專罪魯忘親親之道也春秋凡外國有事來魯譏獨在魯則畧其外止書人齊人來歸衛寶是也此書鄭人獨在魯可知矣其後鄭伯猶歸我以邑則此年來有輸益信矣原註公穀云輸者墮也鄭與我未有成亦不足取果我與鄭未成安得八年有歸祊之事孫復謂輸誠來平亦臆說也

及會不出內名辨原註戰與平皆不出內名戰自有論

周自東遷而後其禮法之在天下諸侯擅僭就盡故春秋所書事大致非正也然而猶有可道者亦有甚可惡者聖人經世隨變不泥常舊故有微文以與之者有貶以甚其惡者有直書而善惡自辨者有諱避以見其義者凡經書公及某者與大夫及某之類著其內為主也書公會某大夫會某者著其外為主也其善惡輕重歸于主者耳有書會而不出內名書及而不出內名者示有貶焉抑且有義也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

公陳侯（案經宋公下有陳侯字原本脫去今補入）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其不出内名何曰示獨貶乎莊公也夫齊桓公之霸服強輸弱寧輯華夏列國從之則安叛之則危曷為貶乎莊公曰莊公之父見殺于齊襄是魯與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襄死桓立讎雖易世人子之心當如何莊公前既與齊桓盟于柯矣今桓大合諸侯公又往焉魯無不忍之意豈孝子之心宜若是恝故聖人不言公會以示貶焉所以勗廉恥而教天下以孝也春秋之貶

常于其甚焉加凡盟或彼此有約至于同則與之同矣讎人之子而與之同可乎是于柯猶可言也于幽甚矣故不貶于前而貶于此若使莊公之念父讎為不可忘願為社稷計抑不可役齊桓之功著矣不與隱忍含恥以就之則不可罪矣奈何恬然不少置懷也或曰此會獨不出名何以知莊公之不恥也曰以經知之雖齊襄之在公為主婚會之伐衞及之行狩共之圍郕聖筆一一著之用見其無恥此不待貶而知其惡矣今桓合天

下之諸侯而同之公亦同焉無恥甚矣是以聖人獨于此內一貶乎公而外實與齊桓所以書齊桓之爵也夫忠孝廉恥人倫之大閑猶飲食饍羞不可一日而忘使為臣子俱無廉無恥不忠不孝雖有四海惡得而治諸先王所以制復讐之禮者豈謂申孝子之寃而已哉誠恐忠孝之薄于天下也如魯莊公者又烏能免于聖人之貶哉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其不出內名何曰貶其背中國而與夷狄也是時齊桓公

既歿諸侯莫相統一夷狄復肆侵軼宋公首舉曹南之盟紹霸業雖無齊桓之賢其志亦足與也列國不能與之同心協力捍衛中國而復引强楚為齊之盟卒使楚人得志執宋公于盂敗宋師于泓圍陳伐齊方行上國衣冠之俗幾于遂泯故聖人于此外皆書人而内不出名以示貶焉夫四夷可以兵威不可輕以禮讓接爾以禮讓則必啓其貪婪之心楚自晉文之後爭主夏盟至靈王即位遂大求諸侯為會于申執徐子殺慶封誘滅

陳蔡而戕殺其君臣至于投龜詬天欲必吞噬寰海其後吴越繼興效楚一轍中國遂横潰輻裂無可奈何而春秋終焉本其由來皆諸侯有以啓之也然則夷狄何可輕與同事哉是以春秋許夷狄不一而足此齊之盟所以不免聖人之貶也僖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案經齊人下有陳人字原本脱去今增入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其不出内名何曰貶其踰禮而要上也夫楚自泓戰以來猖狂不道鯨吞虎噬陵暴夷等列國之君俛首

從之晉文奮起征曹伐衛敗得臣于城濮盟諸侯于踐土夷蠻褫郤諸夏復競王室復尊功足録也然文公既再召天子監盟矣今又使大夫致王臣盟列國于翟泉是皆挾上以臨人瀆大典而傷名教如此何可言也故聖人于此外皆書人而內不出名以示貶焉夫王者之能制天下以其尊無與伉勢無與敵不可得而屈也如得而屈諸庸詎不能制天下必至于失天下此晉文雖有蓋世之功振主之力翟泉之舉猶不免于聖人之貶

書及盟而不出内名者四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莊二
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十年及
蘇子盟于女栗是也宿之盟何以主客皆不名曰不與
之也夫盟會之禮天子或以發邦國之令而申天下之
政諸侯專之猶曰不可况大夫乎隱桓之際諸侯無大
小皆專而行之文宣而下大夫無内外皆專而行之不
正甚矣聖人惡之故春秋之始諸侯為盟會則直書之
以著其不正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也大夫為

盟會則貶之以甚其惡及宋人盟于宿是也至于文之二年垂隴之盟不書外大夫名氏譏自是政在大夫也自文公以前有書内大夫與諸侯盟者以其重在諸侯不俟貶乎内而見也說者以宿之盟俱微者是未盡聖人之旨也隱桓之際政未逮大夫況微者有專盟會之事乎且微者之事聖人不登于册以其位卑權輕不為國利害此所書之大法也夫上下有常勢尊卑有等衰不可踰也上之所為下者不得而擅卑之所事尊者不

得而親易此亂之道也是以春秋尤謹于名分今齊以
高傒盟莊公晉以處父盟文公是以大夫敵國君也曾
不使正卿盟蘇子是以國吏敵王臣也其亂上下尊卑
之分如此將不可以訓矣故聖人于此三者内皆不出
名以見其義凡公與外大夫盟非大夫專伉公自屈體
與之則書人公及莒人盟于包來之類是也外大夫專
伉則名之以著其惡今書高傒處父則罪其專伉亦可
知矣雖然高傒不去氏而地盟處父去氏而不地盟何

也曰防之盟莊公欲婚于齊雖高傒之伉亦公之志至處父之盟則晉侯以文公不朝為是故屈公與其臣盟是曾之恥故處父去氏以重其貶不地其盟諱之也或曰處父不氏未命也據次年救江書陽處父豈至是始命之也重其貶可知矣或曰蘇子書及盟烏辨其與内微者曰王之卿大夫其尊與國君同如實文公與之盟則勢均位敵不俟乎貶而後見其不正也春秋自文公之世政在大夫故大夫盟會則書人今内不出名用知

其微者也故曰春秋之有貶而後見其義者此之類也書及伐而不出内名者二原註桓十二年及鄭伐宋戰于宋故不在此數并在戰説桓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僖四年及江人黄人伐陳是也之二者非獨罪其專兵又有旨也據左傳宋與邾爭强而伐之是伐邾者宋志也桓公背趡之盟從宋伐邾其無故棄信毒民如此惡甚矣故聖人不出内名以貶之書及者以我主之專惡于魯也伐陳之役魯實受命于齊討陳以轅濤塗之誤道也是時伐楚方退師未

返國非公親行則大夫帥師以往今內不出名者不予
受制于齊也書及江人黃人若我帥二國者不予齊桓
之討陳也諸侯受命天子正也諸侯而受命于諸侯非
正也陳大夫不欲諸侯之師返由已者師不整也齊侯
知討人之罪而不能省厥躬豈古賢方伯之事哉故聖
人不予其伐陳也此二役俱非微者其不出內名皆不
予之亦各有旨也凡書戰與平皆不出內名何也曰舉
國之辭以民衆為重也平則釋憤解怨民免于干戈之

役戰則驅民之死地其利與禍不止繫君大夫而已故二者聖筆不出内名舉國之辭以民衆為重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春秋所書大致亦以民事為重又凡外大夫來聘而後盟者盟在大夫也故内皆不出主名不予其專也成襄之世諸國大夫專權尤甚雖承君命來聘復自要結信誓以從其欲故不出内名示不予也至定哀之際諸大夫伉君而致國或自相傾覆皆藉外國之援焉其禍兆基

于專盟矣此聖筆所以一一書曰謹其兆禍端故也原註

成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襄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凡此者皆以來聘而後盟者只書名不書其地在其國都可知惟盟于劉獨地名者非其國都也天子會諸侯或有大疑則為壇盟于都城之外魯侯與列國大夫盟于都城之外其惡可知矣公穀之說得其義先儒或曰不出内名則公為從簡辭也春秋之辭雖簡而必使足以辨事實不如是之簡也

案十一年原本無一字經文郤犫來聘係成公十一年事今增入

有蜚辨

聖人于春秋記災異記災重其害及于民記異者人道失敗而兆禍亂皆所以警訓于世非是二者不登于冊故一穀之災必書而月蝕之變不書以月食者常事而穀為食用一穀不登民或艱食亦憂民也原註春秋一災亦書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是也公羊云一災不書非也或曰周之十月乃夏之八月未當隕霜縱隕霜未當殺物此記異也若然但書隕霜殺草足矣何必指言菽也蓋不知聖人以民食為重一穀不登亦書亦後世之憂民故也

莊公二十九年書有蜚說者云乃蠦蜰即負盤臭蟲案爾雅蜚蠦蜰郭璞注蜚即負盤臭蟲原本負臭誤貟具今改又郭璞但云蜰而不云蠦蜰則以爾雅蜚蠦連讀此

處所引乃兼採邢疏也果爾則非災非異聖人何録焉據山海經蜚如牛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枯見則有兵役案見則有兵役山海經作見則天下大疫劉原父釋春秋引之作見則其國大疫此云兵役或當時引用之訛或山海經傳刻不同正此物也原註郭璞贊蜚云蜚之既名體似無害所經枯竭甚于鴆厲萬物攸懼思爾遐逝　案今本山海經圖贊既作為攸作斯凡言有者皆以有為非常也非常者謂非災則異也案春秋書有蜚後中國伯侯相繼而干戈歲侵勞役日滋自成公而下比文公以前年代相若而侵伐盟會弑滅叛亂幾倍于前獲麟而後

强弱相并遂峙為戰國及于秦氏天下生靈鏖殘于兵役矣蜚之為兆抑信然或曰先儒謂春秋記異不言其事應子今云何矣曰是推達者之言也天下遠固有不可得而知亦不可以一定而論然天事恒象禍福之來其兆必先故春秋于變異雜人事而書之將使智者觀焉則自得之而中人亦知恪敬天戒恐懼修省不敢自逸此其大旨也其所記者豈徒然哉此未易與淺學者論也或曰鸜鵒言有來巢何也曰鸜鵒于他方為常禽

非以巢育于魯為無原註傳云鸜鵒不踰濟故書有書來如自他方而來書巢此亦記異也蜚蜮之類非常物故直書有而已夫神以知來凡祥與異皆來事之驗史氏所載抑班班可攷而漢儒不達多附會為之說故使好辯者謂皆不足信蓋亦未之思耳

不書弒君之賊辨

春秋之文有罪衆人之所不罪者有疑衆人之所共疑者罪衆人之所不罪不予姦人之幸免也疑衆人之所

共疑慮無辜之濫及也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皆聖人垂世之軌範也是故許止之進藥趙盾之出奔楚比之封立歸生之懼譖陳乞之泣訴皆非親剸刃于君者而仲尼一一以弑君加之不予姦臣之幸免也鄭伯髡頑楚子麇案麇原本作麇今從經文改正之死有不可知者仲尼皆以正卒書之不原其賊何慮無辜濫及也若包藏禍心以為國患使得幸免則大偽大姦者獲逞矣若迹涉闇昧必加之刑則良善稚弱有以誣罔而受大惡矣此春秋

之訓也左氏以二君書卒皆從其赴且雖甚講修 案講修二字義不可解當有訛誤 之人亦知弑君為大惡春秋之時弑其君而自立者衆矣又肯使赴于鄰國曰某弑君乎使弑者皆不以實告春秋又何從而書之蓋二君之死事涉闇昧不可決知故聖人不書弑示與衆共疑也果當時明知子駟之賊鄭伯公子圍之縊楚子豈得不書哉莒庶其密州齊悼公三人傳皆言以弑死而經書卒其意亦若此不然作傳者妄當以經為正

書至辨 原註魯之出而有二事者或以前事致或以後事致或不致事或本其事致之三家諸儒皆失其義故詳其說焉

魯公之出春秋或書至或不書何也所以謹公之行而且致其義也國君一國人神之主出入之際存亡以之不可以輕古之君國非述職與夫王事未嘗出境以其不可輕也東遷以後諸侯僭亂出入無度輿旌金鼓交横天下非其侵伐則盟會之行矣故聖人于其出而有憂危則書至雖無憂危而久留于外亦書至所以然者

示君人者不可輕也國衆不可久于外也案隱公之世當春秋之初天下之亂未甚搆雖有盟會侵伐未嘗書至至桓公盟戎于唐會諸侯伐鄭致會致伐始于此矣莊僖之際盟會至數而鮮致者蓋是時齊桓外攘夷狄内安諸夏屢合諸侯不以兵車故魯公之出無他虞也成襄之閒晉楚爭霸干戈歲侵故盟會鮮不致焉昭定之時諸國大夫專政尤甚魯亦有季孫之患故終于獲麟公出罕有不致者雖内伐邑亦致焉由此言之則書

至者危其行也懼其不至故書至也猶之大夫使而歸未嘗書至惟被執而歸者則書至皆憂其不返幸其至而書也（原註襄公自楚還至方城聞季孫取卞遂不敢入則知書至者危其往而幸其至也）然魯公一出而有二事或以前事致或以後事致或不致其事或本其事致之則又有旨也案聖筆所誌如二事俱正則以前事致俱不足取則主後事而致之有善惡焉則擇其可道而致或惡之或予之也僖六年公會諸侯伐鄭遂救許公至自伐鄭是時齊桓公霸諸侯討鄭以

其逃首止之盟而救許則有憂中國之心此所謂俱正故以前事致著其本謀也定四年公會諸侯于召陵侵楚盟于皐鼬公至自會晉侯合十有八國之衆謀為蔡伐楚終亦不克而使伐楚救蔡之功反歸于强吴雖復盟于皐鼬何所為哉故書曰侵楚明其不敢顯然舉兵以臨之書曰公及諸侯盟于皐鼬者不予晉侯之專是盟也凡公會諸侯而後盟未有再出公而言及者以其主在於外也獨此再出公而言及惡晉侯不能攘夷狄

而安中國不予之者也故以内為主而書公至自會所謂俱不足取則主後事而致之也所以反主于我者如非彼馬以見其不足予也成之七年會諸侯救鄭同盟于馬陵十七年會諸侯伐鄭同盟于柯陵是時中國不振諸侯無桓文之資不能與楚爭鄭雖有救之伐之之役徒勞而已故皆書至自會著其救之伐之之不足道也僖二十八年會于溫遂圍許公至自圍許以後事致也襄十年會于柤案柤原本誤作桓據經文襄公十年會于柤杜注楚地莊加反今改正

遂滅偪陽公至自會以前事致也葢溫之會晉文致天王而朝之柤之會則會吳而滅中夏之國故一則以前事致一則以後事致所謂有善惡焉擇其可道者而致也原註召天子不可道也故以後事致曰至自圍許又滅諸夏之國亦不可道也故以前事致曰至自會

僖四年會諸侯侵蔡遂伐楚盟于召陵公至自伐楚是時楚國猖狂不道侵犯中國齊桓病之久矣會于檉盟于貫以謀之蔡其與國于是侵蔡伐楚盟屈完于召陵卒使强楚率服訖桓之世截然無侵突之患則齊桓之

功著矣故以伐楚致所謂本其事而致之于其伐楚也

襄十一年桒盟亳城北會于蕭魚據經文為襄公十一年事原本作二十一年誤今改正會諸侯伐鄭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是年又會諸侯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此晉悼之霸也鄭自桓文死或即夷狄或歸中國故晉悼比歲大合諸侯而伐之鄭輒反覆亳北之盟鄭雖同之尋又叛去故書至自伐鄭以見盟之未能服鄭蕭魚之會鄭卒歸中國楚不敢爭者二十年皆晉悼之迹亦可道也故書至自會予其會之

也然則齊桓伐楚盟于召陵不以會致何也曰征伐刑也盟會禮也禮以綏中國刑以威四夷楚南夷也未嘗與中國盟會伐之可也盟之豈得已哉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此之謂也鄭中國也嘗與中國盟矣伐之為不得已會之為可道也故于鄭致會予其會也于楚致伐予其伐也言伐不足以懲之此聖人崇中國外四夷之深旨也又襄十八年會諸侯同圍齊（案盟于祝柯至自伐齊為襄公十九年事雖與會諸侯圍齊歷時不久而年代不可混淆似脫次年二字）盟于祝柯至自伐

齊此則不予列國同力而圍齊也齊之侵暴夷等伐之可也畢力圍之甚矣故以伐致寀僖公會諸侯圍許至自圍許特晉文始霸兩合諸侯許皆不至圍之可也此不以圍致則不予列國圍齊可知矣又成十三年公如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公至自伐秦以見公之朝王非其本志則惡可知知此所謂本其事而致之以惡之也又成十六年 案成十六年原本作十七年據經文執季孫行父事在十六年則會諸侯伐鄭云者當亦即指沙隨之會傳云會于沙隨謀伐鄭也且經書不見公指晉侯也篇中云不見禮于晉侯則非十七年冬之

會諸侯伐鄭明矣今改正公會諸侯伐鄭晉人執季孫公至自會以公不見禮于晉侯故以會致所謂不致其事也然則同圍而致伐不予其圍也會伐而致會如不成伐焉諱之也又襄三年公如晉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此不予晉侯盟公于長樗也天子盟諸侯于國城之外禮也諸侯而盟諸侯于國城之外嫌也故曰公至自晉不予之也是故以地以國致者直謹其行也以事致者有予有奪微旨在其中矣公羊曰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

則成十六案六原本作三亦誤今改正年沙隨之會諸侯不見公書至自會是年又會諸侯伐鄭晉人執季孫書至自會此豈得意乎穀梁曰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且會于溫然後圍許伐鄭然後會蕭魚而俱以後事致如以盟會為大則會溫不當致圍許如以征伐為大則伐鄭不當致會如以二者為偶則伐楚盟召陵伐鄭盟亳城北則何以皆以前事致左氏謂告廟則書至且諸侯宗廟必在都内昭公失守在外如齊如晉盟于

剸陵皆書至豈告廟乎蓋出必告廟而後行反必定而後告廟此邦君之常禮也左氏說乃當時之常禮耳而不知聖人書至者所以謹公之出且以示義焉冀後世覩此而知國君之舉不可不慎也三家之說俱失之矣

又夫人例不書至獨文公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譏夫人無父母而歸故書至危之也文姜之淫亂幾於泯國文公不監前禍復縱夫人非禮而行原註禮父母終不許歸兄弟之家故仲尼特書于經所以勖後世閑有家之道也

春秋辨疑卷二